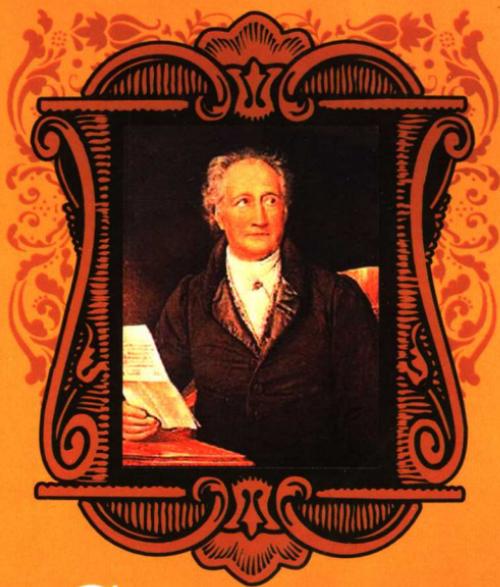


真实的描述向世人再现世界名人的智慧

世界名人传记

# 歌德自传

他有着诗人的浪漫、思想家的智慧。他的人生就是一部“少年维特”的爱情史。



GEDEZIZHUAN



SHIJIEMINGREN  
ZHUANJI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世界名人传记

歌德自传

史荣新 编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佩雄

封面设计:胡 艺

## 世界名人传记

歌德自传

---

编 著:史荣新  
出 版: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发 行: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开  
印 张:8.5 印  
字 数:100 千字  
版 次: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书 号:ISBN 7-80702-359-7

---

总定价:600.00 元

本册定价:25.00 元



## 目 录

- 第一部 少儿时代 ..... ( 1 )
- 一 呱呱坠地.....( 1 )
- 二 顽皮少年.....( 25 )
- 三 法军的占领.....( 36 )
- 四 《圣经》的研究.....( 47 )
- 五 初尝失恋滋味.....( 62 )
- 六 舞师的两个女儿.....( 84 )



**第二部 志比天高的  
“少年维特” ……(103)**

七 巴德里克 ……( 103 )

八 夏绿蒂 ……( 122 )

九 《少年维特的烦恼》 ……( 141 )

十 无私的爱 ……( 160 )

十一 梅因兹之旅 ……( 167 )

**第三部 除神之外 ……( 178)**

十二 丽丽的出现 ……( 178 )

十三 订 婚 ……( 185 )

十四 丽丽之园 ……( 194 )

十五 到威玛去 ……( 202 )



## 第一部

# 少年时代

### 一 呱呱坠地

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正午的钟声正在响的当儿，我诞生于曼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星宿的位置是上上吉，太阳位于处女宫，正当是日的顶点，木星与金星亲切地盯着水星毫无反抗的眼光，土星与火星则呈显着漠不关心的态度。只有刚圆的月亮，因为正好进入行星时，所以越发地发挥出她冲位的力量。可以



说，只有月亮妨碍着我的降生，在这个时辰过去以前，我的诞生也就无由实现。

后来占星术师告诉我，这显示吉祥的星位，对我是非常有价值的，不过我猜想，这必定就是我得享天年的原因吧。因为由于助产士技术欠佳，我生下来时是个死产儿，经过种种手法，才使我得见天日。这事虽然使我的家人们备尝辛劳，然而对于同市的市民们却也带来裨益。我的市长外祖父约翰·泰克斯多，以此事为契机，聘请产科医师来实施(或者重新实施)助产士教育，相信此举能使得以后诞生的人们蒙受其利。

当我们想回忆年轻时期，而且又是很早很早的时候所遭逢过的事情时，往往会把从别人听到的事和自己实际上经验过的事混在一块。这一点，即使精细地加以考察，反正也会是一无用处，因此这儿且搁下不提。根据我的记忆，我们住在原本是两幢，把中间的隔墙拆除后改成一幢的古老房屋。

一座螺旋梯通往没有脉络的各个房间，各层的高低不等，即靠楼梯来调节。我们这些小孩，即妹妹珂内丽雅和我最喜欢楼下那个宽敞的前厅。那儿的门边有木制格子窗，通过它可以直接和街道或户外的空气接触。这种为笼样的东西，一般家庭多半有，那房间



即称为格子间，在那儿，妇女们做做女红打打毛线，厨娘们拣拣沙拉，邻居女人们也在那儿闲聊。因为这个缘故，每逢春暖秋凉的季节，街道就现出南方般的情趣。人们就因为如此，颇能与一般户外生活亲近，感受到某种自由的气氛，小孩们也是透过这格子间与邻居们接触。住在对面的已故前任市长的遗孤芳·奥森舒坦三兄弟，非常喜欢我，常与我做种种游戏嬉耍玩乐。

他们平时一本正经而且看似寂寞，却常唆使我干些小恶作剧勾当，使我的家人们经常以此为谈资。这儿，我仅举出这些恶作剧中的一桩。那是刚好有陶器市集的日子。人们不仅已买齐了所需的厨房用具，也为我们小孩购备了些小件玩具。是个天气晴朗美好的下午，家里亦无声响，我在格子间用我的器皿壶罐之类玩家家酒。我觉得玩腻了，便把一双食具扔向街道，它痛快地碰碎，使我很觉兴奋。奥森舒坦兄弟们看到我高兴得鼓掌叫好，便大声叫嚷说：“再来一个！”我立即把一双水壶扔过去。“再来呀！”“再来一个！”在他们不停地叫嚷声中，我把一双双小碟、小锅、小瓶扔向街道。东西扔光了，他们还是叫嚷不已。能使他们高兴，这虽然使我感到欣悦，可是手边已不再有东西了，而他们依然在那儿大嚷大叫。于是我霍然转身冲进厨房里，搬来了陶制大盘子。这东西碰碎时必定是更痛快的。我就这样来



往奔驰了好几趟，把食具架上所有能取到手的東西统统搬出来。他们还是不能心满意足，我只得把能拿到手的食具全扔出去，把它们摔个粉碎。过了好久才有人来制止我，可是不幸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这么多的陶器被摔破，所得到的仅有代价，是有了一个令人愉快的故事。特别是这恶作剧的祸首们，终其生都把它当做趣事来谈。

我们所住的房子，原来是属于祖母的，这位老祖母把紧挨在前厅后的一个大房间当做她的起居室。经常地，我们都到祖母的摇椅边玩，祖母生病时就到她的床边。我所能忆起的祖母，是一位巫仙般美丽、清瘦，四时都穿上一身白色洁净衣服的女人。在记忆里，祖母是个稳重、仁慈、亲切的人。

我家的那条街叫“鹿濠”街，不过既无濠沟，也从没有看见过鹿，因此我们都很想知道这个街道取名的来由。人们告诉我那里从前属市区之外，现今的街道原来有一道濠沟，饲养着几只鹿。这些鹿之所以被饲养在那里，是因为市参议会有一古老惯例，每年须提供一只鹿，让大家一快朵颐。据说，每年到了这个祭礼的日子，即使别国的诸侯、武士们侵扰或妨碍本市的狩猎权，或在遭敌人封锁、包围，也能够在这濠沟得到所需的鹿，所以才会饲养在那儿的。这故事使我们深感惬



意。我们多么希望这种拥有驯养的兽类猎场，至今犹在。

我家后面，尤其从楼上眺望，非常快适，可看到一直扩展到市区外墙尽头的邻家庭园。可惜地是当那儿曾经是公共广场的土地变成私人家园之际，我家和二三面街角的邻居都被截去了一大片土地，打从罗斯马克特以次直到我家的许多家把宽广的后屋与广大的庭园据为己有，而我们却因我们家的墙而被隔绝，再不能与这所近在咫尺的乐园融为一体了。

三楼有一个称为“庭园之间”的房间。这是存心让这房间窗口边为数有限的树木，来权充庭园。这个房间，随着我的年龄渐长，成为我最喜欢的。诱发我的不是一种哀愁的，而是一种类乎憧憬心情的地方。从那儿可以越过上述的那所庭园、市区外墙，眺望到优美丰盈的平原。它一直延伸到赫希斯特。夏天里，我多半在这房间里做功课，等候雷雨，并且只因窗口朝西，所以我不厌不倦地饱览落日。然而同时也可看到邻居们在庭园里散步，照拂花草，或者小孩们嬉戏玩乐，客人们闲聊谈笑的光景，有时还可听到九柱戏的球儿动，击倒柱子的声响，因此我的心里早已萌生了寂寞与憧憬。这些感情，加上我生就的一本正经与敏锐的预感，很早即显现了对我的影响，后来它还成为更显著的倾向。



这幢古老的房子，角隅多，到处阴暗，容易在一个小孩的心中引致恐怖。不幸地是当时还采取在孩童们很小的时候起，就使他们去除对一切阴森可怖的事物以及看不见的事物的恐怖心，让他们习惯于应付可怕事物的教育方式。因为这缘故，我们小孩都必需独睡。有时我怎么也没法入睡，便偷偷地爬下床，想溜进佣人的房间，这时父亲便会把睡袍翻转过来穿上，使我们认不出是谁，站在我们面前，把我们吓回自己的房间。从这一类事所发生的恶劣影响，任谁都不难想象出来。被双重恐惧夹在心中的，又如何能逃开恐怖呢？母亲是个四时都明朗快活，并且也希望别人明朗快活的人，她想出了更好的教育方法。她靠“报酬”来达成了目的。当时恰巧是桃子成熟的季节，母亲应许我们，如果能克服恐惧，第二天早上便让我们吃桃子吃个够。这个方法很是成功，母亲和我们都感到十分满意。

在家里最惹我注目的是父亲用来装饰前厅的一系列罗马风景画。父亲平时虽然寡默，却也常常不厌其烦地为我们详细解说画上的事物。父亲对意大利语以及有关意大利的一切事物的偏爱，非常显著。父亲还常把从意大利携回的大理石和博物标本的小小搜集，让我们看。他把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用意大利语所撰写的旅行记上，亲自誊清、校订，一本一本缓慢而正确地完成。有



一位年老而快活的意大利教师从旁帮助他。这位老者歌也唱得颇出色，因此母亲必需每天为他和为她自己的歌唱，弹奏钢琴以为伴奏。因而不久我就记住了一首叫“寂寞阴暗的林子”的小调，虽然不懂意思，却能唱出来。

父亲大概可以称之为“好为人师”的人，尤其离开了工作岗位之后，更喜欢把所知的事和会做的事，传授给别人。婚后数年，他热心地鼓励母亲学习书法、钢琴与歌唱。母亲迫不得已，只好学了一些意大利语，熟悉了些技巧，以装点门面。

我们只要有闲暇，多半到祖母那儿打发时光。祖母的宽阔房间，有充分的空间可供我们玩耍。祖母用种种玩具使我们玩乐，也懂得用种种美味可口的食品，来打点我们的精神。但是，某年圣诞夜，她给了我们最大的恩惠。她为我们请人演了一场木偶戏，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大家庭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这料想不到的表演，强烈地吸引住我们少年的心。我所受到的印象尤其深刻，它成了一桩长久的巨大影响，久久未曾消褪。

这小小的舞台有着默默无言的一班戏子，起初只是给我们观赏，后来则让我们自由使用，使我们也能够学习着演出。只因它是这位好祖母的最后遗赠，所以对我们而言，无疑是更为珍贵的。祖母的病不久就加剧，我



们不再被允许见她，终于由死神之手永远从我们身边攫夺而去。祖母的过世使我们家族的状态为之一变，也因此她的死对我们举家都具有了一层深切的意义。

祖母在世时，父亲不时都留心着不使家里的摆设发生任何变动，也不从事任何的修缮。尽管如此，他在准备着大规模的修整，是人人都知知的。如今祖母既已离去，马上就被付诸实施了。

拆除与改筑是一步步慢慢来的，因此父亲无意搬迁，不过一方面这也是为了更容易指挥并督促工事之故。父亲对建筑的技术方面非常熟悉，同时他也不希望家人离散。这一段新奇的期间，对我们小孩来说，是完全意外而且不可思议的。以前，孩子们被关闭在里头，锁在苦苦做那些并不有趣的功课的每一个房间，嬉戏惯了的廊子，以极度的小心维护着不使污损的墙壁，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泥水匠与木匠的工具之下，从下往上崩溃，梁子上的部分恍似漂浮在空中一般，我们目睹着这般情景，却又依旧被督促着做一定的功课——这种情况在孩童们的脑子里引起了一种混乱，很不容易恢复往日的平静。但是，孩子们倒也不致感到不愉快与不方便。我们有了更宽阔的游戏场所，经常可以在木梁或木板上荡荡秋千，或玩翘翘板。

开始时，父亲顽强地实施他的计划。然而，终于还



是不得不拆下了屋顶的一部分，用剥下来的壁布，涂上一层腊，履盖在屋顶上，可是雨水还是流泻到我们的床上。因此父亲只好不情愿地下定决心，把孩童们暂时托付给向来就建议我们那么做的善意的邻居，并且上公立学校就读。

在这一段过渡时期，发生了种种不愉快的事。小孩们一直被隔离在家庭里，受着严格而清洁高尚的抚育，现在忽然被扔进粗野的孩童们之中，必需意外地忍受一切的低俗、粗劣与鄙陋。我们都欠缺反抗它们以保护自己的所有武器与能力。

老实说，我正是这时候才第一次看到自己所出生的市街。我常在街路上走来走去，有时是自己一个人，有时与活泼的玩伴们一起。我渐渐地变得自由而任性。

在市区外墙内的街路闲逛，是我最喜欢的散步之一，我们决定每年都要来那么两三次。许多庭园、后院、后屋等，一直毗连到沿市区外墙的空地，可以窥见到几千个居民的小小的、与世隔绝的秘密状态。从富家的华丽庭园到普通市民的但求利益的果园，还有工厂、漂染厂以及诸如此类的设施，甚至连墓地也有——市区里正是一个小小世界——每移动一步，都会发生变化，多彩多姿，犹如一出奇异的戏剧，这对我们孩童的好奇心而言，是永远不会厌倦的。



对我们来说，更重要而且更有益的是被称为“罗马人”的市府大厅。我们特别喜欢混进那儿楼下拱门的回廊。我们也被允许进入宽广而极为简朴的市参议会事厅。

进了市政厅以后，有时会被掷入市长接见前的混杂当中。但是更引人的则是有关皇帝的选举与加冕礼的一切。我们得到门卫的好意，爬上画有崭新而明亮的壁画的、平时用格子门关住的皇帝楼梯。有着猩红的布幔与用奇异青草图样的金色边饰装饰起来的“选举厅”使我们肃然起敬。我们以最大的注意，观赏画着小孩们的门板画——有盛装时的皇帝装束和满身都是加冕礼制服装所扮的守护神们的奇妙身姿——心中不禁油然而生有那么一天希望能亲眼目睹加冕大典的冀望。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才不过过了半年光景的样子，那大市集的又来到。它永远在每个孩童的脑子里，引起几乎令人不可置信的快活与兴奋。市街上搭起了无数摊位，因此而在短暂的时间里出现的新街路，杂沓与喧哗、商品起卸与启包，这一切煽起了难以压抑的激烈好奇心与无止境的幼稚拥有欲。年幼的我，随着年龄增长，渐渐地想倾尽小小荷包所有，来满足这样的欲望。然而却也同时获得了有关世界上所生产的东西、世界所需要的东西以及世界各地的居民互相交易的一切物品的



粗略观念。

在这期间，房子已告完成。因为事前有了通盘的考虑与准备，所需金钱也准备妥当，因此时间相当短暂。我们终于能一家团聚，重返和乐的气氛当中。凡是经过巨细无遗所考虑的计划，一旦实现，纵使在为达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上有若干不愉快之处，也终将被遗忘的。新的房屋做为私人住宅而言，是十分宽敞的，并且明洁清亮，楼梯也够宽够大，前厅通风情形上乘，还可以从几个窗口眺望到附近的庭园。内部的完成与装饰还在逐渐进行，不过它虽然也是工作，却同时亦为一项赏心乐事。

最先着手整理的是父亲的藏书，其中犊牛皮面以及皮背装订的书册，被用来装饰父亲的办公室兼书斋的墙壁。父亲有拉丁作家美丽的荷兰版本，这些书为了齐一外形，因此搜集的全是四折版本。还有很多有关罗马古代美术与典籍及法律方面的。当然，意大利最优秀诗人的东西也不缺，其中父亲似乎特别喜爱达梭。最近出版的旅行记、游记一类的也有。

继而是以前在旧房子里到处悬挂的画，这次是全部集中起来，在书斋隔邻一个舒适的房间里的墙上，一律用金边黑框的画框框起来，整齐地立排悬挂。父亲的主张是与其搜集评价上常会不知不觉掺杂上异常偏见的已



故大画家的作品，毋宁更应该使还在世的名家多多创作。常常地，他都热烈地做此主张。根据父亲的想法，画与莱茵葡萄酒完全一样，葡萄酒贵在陈年，不过恒常，都是在次年产生同样优异的产品。只要经过若干时日，新酒也会变成旧酒，同样地醇美，甚或风味更佳。为了证实这意见的正确无比，父亲特地做了如下的说明：许多古画，主要是因为增加了一抹黑黝茶褐颜色，所以才受喜爱的人特别珍视，并且这种画的沉着色调，也常常受到赞赏。对于这一点，父亲总是断然表示：我一点也不担心新画将来不会增加黝黑，但是，如果新画因为增加了黝黑便以为价值也跟着增加，这我是不会同意的。

然而我少年之心的安宁，因为一件异乎寻常的世界性事件而首次受到深切的震撼。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一日，里斯本发生地震，在长久习惯于和平的世界上，展现出巨大的恐怖。是商埠又是港埠的这所华丽的大首都，突然间遭受到最可怕灾厄的侵袭。大地摇撼，海水汹涌沸腾，船舶互相撞击，房屋崩塌，众多寺塔倒在其上。王宫的一部分被海水吞噬，裂开的大地似乎就要喷出火焰——因为从一片废墟到处都升起了烟与火焰。在前一瞬间还活得快快乐乐的六万个人，一股脑儿灭亡了。已经失去了对这一场灾祸的感觉与意识的人，才可